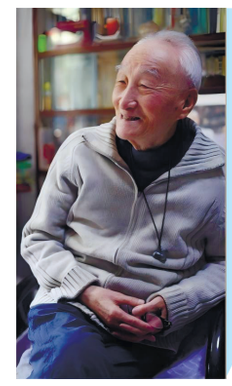
宁宗一先生侧记

丁岳

宁宗一先生的代表作



津沽学人

百年南开园中,不乏令人心折的前辈,他们的渊博学识、朗润风度和师道型范为自身赢得了超越专业畛域的声望与光彩。专注探索心灵历史的宁宗一先生正是其中的一位。不夸张地说,我所交游过从的师友,无分专业和院校,多能知道南开有位研究古典小说戏曲的宁先生,甚至有些校外人士比我更了解他近年的生活与文字。这样说来,我虽是陶慕宁师的及门弟子,忝列宁宗一教授再传之列,但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费词一一介绍宁先生的事迹。谨分享我亲聆謦欬的几个片段,用以显扬一代南开名师的声光,是为侧记。

十余年前我就读本科时,常听后来的导师陶慕宁教授提起他的导师宁先生,也听说此老喜欢结识青年俊彦,不免生起拜望之心,却始终不敢造次。有幸识荆是在2014年,宁先生手草华章并命陶师录入电脑,彼时陶师已是六十许人,我自然为他服劳,事成之后陶老师携我面呈文稿。甫一觌面,我便惊讶于宁老身形的挺拔与嗓音的洪亮,他显然将授课时能振屋瓦的中气保留到了退休后。此后的事回忆起来多少有些尴尬,如我当头便叫他"师爷",宁先生摆摆手:"别叫师爷"。我私揣这一是因我尚未厕身陶师门墙,二是嫌我的称谓词太老——他有年轻人的心气儿。又如宾主坐定后,宁先生批评我的誊录工作多有失核,这更让我惭愧无地了。宁先生谈兴甚高,从《金瓶梅词话》讲到宋元小说家话本,又讲到他的授业恩师许政扬先生。第一次领教老先生的滔滔不绝,我那一晚没能插上几句话。夤夜告辞,陶师邀我杯酒小酌,劝我毋为宁先生出于爱护的批评而沮丧,先生右手艰于握管,只好以左手草书,字迹难辨也是有的。那时我方知道,宁先生的先尊伯龙公以微楷闻名,家学渊源,故而他对学生识字、写字秉持高标准就不难理解了。

2015年,我研究生入学时恰值《许政扬文存》增订再版。在纪念会上,黄克先生作为许门研究生洒泪发言后,宁先生作为许先生助教讲述了南开园的风雨往事。用先生的话说,时间冲淡了"殷红的血迹"也让人养成了"健忘的毛病",但他始终不能忘怀沉静而忧郁的许政扬先生。宁先生的心灵史描述了一场世潮润身的"书生悲剧",许先生的惨白脸色和抖动身躯如在眼前,令我们痛惜许先生的未尽才情,感伤宁先生的无奈处境。当生存本身成为对人格和良知的考验时,如此悲剧岂止许先生一例呢?

自从宋末遗民郑思肖以井中《心史》名世,"心史"遂常见于顾炎武以迄陈寅恪等史家的吟咏中,孟森更是以此为号。依我愚见,著有《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心灵的倾诉》的宁宗一教授,与前辈作手正属同调——在他们胸中的异代孤愤之下,跳动的是同一颗赤子之心。鄙意以为,许先生对正义的坚持和对真理的执着于宁先生多有沾溉,造就了后者有时犀利而不流于刻薄、有时"幼稚"而不失为天真的品格。这些品格在宁先生的弟子李剑国先生、陶慕宁先生和陆林先生身上都可感受到——他们都是传统话语中的"痴人"。

2019年,我赴北京大学攻博,偶能回津看望陶师,亦不便贸然造访宁先生处。然而宁先生一向没有忘记我,每值新作发布,陶师办公室必有一本留给我的签名赐书,令我感激无限。及至捧读一过,我深感宁氏心史的作者在观察别人之前先洞悉了自己。真诚是一种易于表演却难于验证的品质,骗过别人或许还算简单,取信自己却需要一番自省功夫;否则就成了《大学》所谓的小人"自谦"。宁先生被心灵折磨、用心灵记录、向心灵探询,正是君子"毋自欺也"。

自2023年始,我有幸执教于自己本科就读的汉语言文化学院,回归母校再见到宁先生时,这位年届92岁的老人步履不似往时轻快,谈锋却犹然锐利。我小心地避免使用"师爷"称谓,不过这已不放在他心上。他直言自己是"走在人生边上",对个人的荣辱升沉早已看开,对青年的进退出处却常存忧虑,不过在寄意未来时仍然乐观地说,"有些事我恐怕看不到,你们能看到"。长谈下来,我感佩宁老洞察时事的敏锐为多数青年人所不及,却已没有十年前的峻急,愈见一派天真赤子的气象。

近年宁先生为将师友风义播于后世,正以绝大毅力将自己的著作修订再版。每次见面,他萦怀的总是老朋友的身体状况,关心的多是小朋友的前途,却很少提及自己独居生活的不便。其实就我所知,先生曾遭医疗意外导致腿部大面积烫伤,因此卧床三数月。然而,先生病中绝无可怜之态,愈后亦未见恚怒之色,任凭旁人如何说,他只一句"我无知,不怨别人"。个中既有他与人为善的真心,也有他不为病痛所苦的自强,两者都足令人叹服。

时人好谈论宁宗一先生的"三不主义",即不体检、不过寿、不养生,用以凸显老人家乐天知命的散淡襟怀。其实宁先生继承了家族先人搜集的多种经验良方,雅擅岐黄、自通荣卫,因此"三不主义"也可照见他的崖岸。去年刘紫云、周建强和关静几位老师拜望宁先生,我陪侍在旁,大家请教先生堂号"二自斋"的出典,先生指示是"自作多情""自知之明",一座绝倒。事后我细忖此语,深服先生光风霁月的洒落风神。孔子说君子有三戒,老年人"戒之在得"。宁先生年高德劭,耳中不绝掌声谀词,面上从无骄气矜色,正是表明"自知之明"的妙处。根据宁先生的夫子自道,他本科毕业时的初心是当记者,留校任教后的理想是研究当代文学,最终还是服从安排追随许政扬先生学习、讲授古代文学。平心而论,先生的学问广大而不失精微,立足古典小说戏曲的同时旁涉俄苏文论,能援引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作品、观照作者和人物的心灵委曲。但宁先生并不讳言自己所受的时代局限,公开表示学术代兴、后继有人,以此谢绝各路大人先生的头衔,真是"戒之在得"。在渐入中年的我看来,这位心灵史家既像一介古典书生,更是一个现代知识人,他少存得失心和名利心,保持清醒冷静;多运真诚心与勇猛心,汰洗自饰自媚。可谓晚节弥坚,实为人所难及!

说到宁先生的"自作多情",知心人难免会心一笑。中国文学自有主情的一脉:《诗》云"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卫叔宝说"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红楼梦》咏"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宁先生的本来面目,正是一位有情人。他在情天情海中投注了严肃,也未必没有冲动;谱写了佳话,又经常伴随着争议。然而在他口中笔下,过往没有被浪漫化,也没有被简单化,他只是平静而忧郁地讲述,一如当年的许政扬先生。宁先生乐于承认的头衔是教书人,不过师生厚谊绝非老师辈的"自作多情"。在陶慕宁教授门下聆训十余年来,陶师酒后总是说起1982年面试时宁宗一先生将他从阳泉矿务局一中教师拔擢为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师恩。就职以来,南开的刘佳老师和我的博士生导师刘勇强老师以及全国各地的师友多曾命我转达对宁先生的问候。南开学子和校友更有轮番访问宁先生的默契,最用心的付善明老师总要从西南村带着"老陶包子"来陪先生进餐。凡此种种,足征学生辈的孺慕深情。从中文系成名,到东艺系荣休,宁先生的教书生涯成就了传奇,也留下了遗憾,可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的爱戴与敬仰足以成为一个教书宗匠的最高奖赏了。

谨以本文献给心灵史家宁宗一先生以及所有关怀他的人,赞美他清明的心智、安宁的心神与从容的心态,祝愿他健康长寿!

(作者系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学人小传

宁宗一,南开大学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专家,1931年生于北京,原名宗彝,1954年留教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事华粹深、许政扬等前辈学者,曾任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天津市红楼梦文化研究会会长、天津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史、古典小说与戏曲美学,发表《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从小说文体演变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类型品位》《关注古代作家的心态研究》等论文百余篇,出版《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乞录》《说不尽的〈金瓶梅〉》《一个教书人的心史》《点燃心灵之灯》《心灵的倾诉》等著作十余种,多能发覆心曲、显扬潜德,近年尤以心灵史家名世。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水上,水上

程浩

天津因水而生、因水而名、因水而盛,九河下梢、七十二沽,那河海汇聚的温润与咸涩,渗进五大道灯影摇曳的街角,渗进胡同巷口蒸腾的烟火,渗进一代代天津人的记忆。只有在海河里"泡"过,才能咂摸出煎饼馃子嘎巴菜的地道津味。

作为喝着海河水长起来的"70后",从小到大谁还没有几段与水相关的故事。

上小学那会儿,学校曾开设游泳课,一个学期安排几节,记得上课地点是在河北区的"二池"。课上我没学会正规的泳姿,连狗刨儿也刨不动,一度怀疑自己就是个"旱鸭子"。学长指点,游泳别怕呛水,呛过几回就知道怎么换气,会换气了也就会游了。照着他的法子,我居然连蹬带踹地游了起来。此后,每到暑假我不再粘老褐、钓大青了,最大的乐趣就是泡在游泳池里,蛙泳、自由泳、仰泳轮着来,甚至蝶泳也能扑腾几下。

上了中学,个子蹿起来胆儿也越来越大,小小游泳池已容不下叛逆的野性。夏天一放学,我和几个同学就到海河里游泳。那会儿,大光明桥才建好没几年,桥下靠岸的地方搁着一艘锈迹斑斑的破铁船,我们就在船上换衣服,从大光明桥游到刘庄浮桥,再折返回来,买瓶山海关汽水一通猛灌,然后各回各家。有一次,我们游完了觉得还不够尽兴,打算玩会儿跳水。不远处有个大爷一直盯着我们的举动,刚要跳,立马冲过来阻拦:"别跳,千万别跳!"说出缘由,惊得我脊梁沟直冒凉气——就在头两天,有个小伙子从这跳下去就没上来,等救援人员打捞时才发现,他的头倒插在水底下的一根钢筋上……大爷一再告诫,在外面野泳,必须先摸清水底下的情况,别上来就乱扎猛子,那纯属玩儿命。

此后我们一度不敢下河了。然而,半大小子都是记吃不记打的,上升到哲学层面讲,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来不接受教训。没过多久,我们实在憋不住又到别的河段游,还整出了不少花活儿。

转年三月,在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我们出了校门去金钢桥转悠。绿汪汪的河水漾起春波,轻轻拍打着堤岸,撩得我们站不住脚了,真想蹦下去游个痛快。可毕竟是早春的天气,泡水里受得了吗?正在犹豫间,水性最好的大康麻溜地开始脱衣服,几近精光,就剩条花格大裤衩。他站在河沿的石阶上压腿伸筋,而后纵身一跃,河面上扑通"炸"出一朵水花,动作专业漂亮。正当我们为他叫好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那条花格大裤衩浮出水面,先是鼓成一团,然后随着波浪晃了晃就蔫蔫地沉底儿了。十几米外,大康冒出脑袋,抹了把脸,眼瞅着自己的大裤衩被水吞没,赶紧往回游并打捞,捞了半天,裤衩连个影儿也没有,这下可慌了神。桥头岸边人来车往,大康不敢蛙泳,当然更不敢仰泳了,让人瞅见得多栽面儿,只能伸脖踩水往岸边靠。看到他那又惊又尬的窘相,我和向东不厚道地笑出了声。大康的脸由通红变成惨白,要知道此时的水下冰冷刺骨,一旦体力透支后果不堪设想。向东拎起大康的外套,我也脱掉上衣,跑到河沿的斜坡上,抓住大康的胳膊往上拽,在出水的瞬间,两件外套一前一后罩住他的光屁溜儿。

此后,我们又长了个记性——打算玩水就得提前穿好泳裤,平时穿的内裤松紧带也得是紧绷的。除了在海河里游泳,凡能下水的地方,我们几乎游个遍,而性价比最高的去处当数水上公园。那时水上公园的湖里是可以游泳的,民间还成立过俱乐部,老泳友们冬天依然破冰畅游。

水上公园曾是天津市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公园。步入园门骋怀游目,"春水粼粼,轻舟袅袅",眺远亭上凭栏遐思,"龙潭浮翠"承载着天津人从青丝到白发的所有情怀。

上世纪50年代初,在青龙潭的沟渠苇塘上,诞生了这座"北方小西湖"。许多市民都参加过建设水上的义务劳动,父亲上中学时就和同学去那儿种过树,那时他家住河西,紧邻"小蘑菇坟"的一胡同杂院,房子破、人口多,成天挤挤挨挨、闹闹哄哄的。临近高考,得找个清静的地方复习,父亲就独自步行一小时到水上公园,坐在湖边的石凳上埋头苦读。学累了,就往脸上撩几捧湖水提提神。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考上了重点大学,是从那个胡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多年之后,每当来到水上公园,他总要看看当年种下的树,浓荫下他抚摸着粗糙的树干,就像和久别重逢的老友握手。

我在幼年时,爸妈工作忙难得带我去水上玩。头一回见到那碧波荡漾的湖水,我便对假日与快乐有了最直观的理解。等有了属于我的自行车,终于实现了"水上自由"。我和大康、向东等好友,一放假准去水上撒欢。进公园是要买门票的,可兜里的几张毛票还得留着买汽水呢。咋整?翻墙过呗。有一回,刚翻过公园的铁栅栏,正往湖边走就被看门大爷撞见了。我们早有准备,出门前穿好泳裤,每人备了一个大塑料袋。等看门大爷追到跟前,我们已把脱下的外衣和凉鞋塞进塑料袋里,扎紧了口丢进湖里,随后逐个儿跳了下去,还回过头扮个鬼脸儿,把看门大爷气得直跺脚:"你们这帮倒霉孩子……"

从东湖下水,钻过一座石桥的桥洞,就游进了更开阔的西湖,湖中有个小岛,岸边铺着平整的水泥板,游得累了就在那儿歇息。我们一般都是照着这个路线游的。游到湖心,岸远了,身外的世界也远了,四周静了下来。碧空如洗,阳光如瀑,偶有麻鹬、野鸭贴着水面飞过,散落几声啼鸣。我枕着水波眯缝着眼睛,舒展开肢体,扬起的手臂缀满亮闪闪的水珠。那一刻,时间仿佛凝滞,莫名的迷惘、烦恼与青春的躁动,被洗濯得干干净净。我忘记了我是谁,身体与灵魂融入了湖水、阳光和若有若无的风中……

一晃快四十年了,那帮野小子也都已年过半百,忙于各自的事业、家庭,生活节奏已然成了固化的模式,虽平淡却踏实。每当小聚,几杯酒下肚,提起当年玩水的糗事,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 题图摄影:刘耀辉

津派文化大家谈

河海文化汇天津(七)

海河百年老渡口

王丽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自古便是南北水陆往来的要道。六百多年风雨变迁,渡口成为天津河海文化中一抹独特的底色。

地处九河下梢,河道密布的天津,旧时桥梁稀少,为便于沿河临水而居的人们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渡口与渡船应运而生。天津早年的渡口可分为私渡、官渡和义渡。私渡出现得最早,可能在天津出现原始村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常由个体船户开设,通常为家族式经营,可惜没有史料记载,但官渡却有详细的历史记载。官渡由官方设立,最初用以便利驿使通行,据清乾隆《天津县志》记载,早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天津便已出现了真武庙渡、北马头渡、晏公庙渡、寇家口渡、宝船口渡等8个渡口,这些渡口的渡船由天津兵备道官银建造,每船配备水手一名。义渡则是由地方乡绅捐资或僧人募款兴办,基本属于公益设施,民众过往免费或收费极少。灵活的私渡、规整的官渡、公益的义渡,共同构建了明清时期天津渡口的完整体系,支撑起河流两岸人员、物资、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交流。

天津渡口由来已久,星罗棋布,数量繁多,尤以横贯繁华地区的海河最多,而且渡口间的距离较小。近代王守恂所撰《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载,至清宣统年间,北运河上渡口19个,南运河上渡口18个,淀河上渡口3个,子牙河上渡口3个,海河上渡口27个。据《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化进程实录》记载,到1953年,天津市各河渡口共有32处,其中海河17处、南运河8处、子牙河1处、北运河5处、新开河1处。

1860年天津开埠之后,海河两岸租界相继设立,租界码头、洋行、货栈沿河密布,海河两岸工商业和居民区快速发展,专门以营利为目的的摆渡业日益兴盛起来。这时,私人经营的渡口日渐增多,来往于海河两岸的小木船"帮摇"也逐渐升级为大型摆渡船,摆渡成为市民不可或缺的出行方式,刘庄、杨庄子、大同道等渡口每日客流量上万人次,成为市区重要渡口,承载着工人通勤、商贩经商、百姓走亲访友的日常需求。同时,万国桥以下海河两岸还设立了多处主要为外国人或洋行企业服务的专渡。例如,俄国驻津领事馆在建国花园开设的专渡,太古洋行在太古码头设立的渡口以及美孚油行渡口、德士古渡口、亚细亚渡口、开滦渡口等。

海河自三岔河口蜿蜒向东,纵贯天津城区,一路奔流入海,沿岸次生出许多渡口,这些渡口承载着鲜活的城市记忆,民间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与传说。比如,始建于清代的东沽渡口,就流传着"龙袍郑"的传说。渡口摆渡人郑老汉常年在此撑船渡客,某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途经此处搭乘他的渡船过河。时值早春,细雨纷飞。登岸后,郑老汉邀请乾隆皇帝到家中避雨歇脚,并用当季海鲜面鱼款待。乾隆觉得塘沽面鱼风味独特,欣然留下手谕,要郑老汉每年送两筐面鱼到京。郑老汉得知是皇帝旨意后,年年按期送鱼赴京,乾隆也时常回馈些银两。长年累月,郑家家业日渐丰厚,遂被称为"龙袍郑"。这段故事虽无史料佐证,却在塘沽民间长时间口耳相传。

海河沿岸的刘庄渡口不仅历史悠久,曾是天津客流货运十分繁忙的渡口之一,而且镌刻了海河两岸一步步发展变迁的印记。明万历年间,官府便在此设立官渡,连接河东区大直沽与河西区小刘庄。天津自古流传"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的说法,大直沽地处河海交界,元朝时便已是南北漕运重要枢纽;到明清时期,此地烟火稠密,村落居民千余户,商铺、酿酒作坊十余家,已是市井繁华之地。小刘庄自明代起形成村落,地处漕运粮船必经之处,依托水陆码头日渐兴盛,与对岸大直沽商贸、人员往来密切。

几百年来,大直沽与小刘庄两地百姓依靠渡口互通有无、联姻结亲、往来频繁。特别是每年农历五月初,大直沽天妃宫娘娘庙会之时,从河西小刘庄来逛庙会的居民众多。他们除了观赏大轿老会、法鼓、高跷等一道道精彩纷呈的民间花会外,还从庙会上买走风筝、宝剑、泥娃娃、太平鼓等民俗用品,反映出人们对大直沽传统文化的尊崇和喜爱。

20世纪初,伴随着天津创办实业热潮的兴起,小刘庄由原来的农业村落逐渐转变为工业区。自1915年裕元纱厂在此兴建,小刘庄街头逐渐出现了理发店、照相馆、说书场、茶楼、杂货铺、当铺等商业设施,贯穿村庄的"刘庄大街"形成。20世纪20年代以后,小刘庄一带的居民逐渐增多,厚德里、裕厚里、恩德里、德源里、同德里等里巷相继建成。1936年,裕元纱厂改名为公大六厂,厂方随之添置机器设备、扩建厂房,并陆续修建公明里、信德里、公明大院、信德大院与信德里大楼。成片的住宅和厂房建成后,将原本分散的小刘庄、贺家口、南华里、下瓦房等连成一片,成为天津重要的居住区和工业区。

与此同时,作为津门"七十二沽"之一的大直沽,地理位置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南靠奔流的海河,北临蜿蜒的京奉(北宁)铁路,西上能直通繁华的市中心,东行可达田野村庄,这里除了有知名的直沽酒,聚集着二十几处酒坊,还坐落着英商的卷烟公司、打蛋公司,美商的美孚油栈、德士古油栈以及日本的裕丰纱厂,也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业区。洋行和纱厂的聚集,带动了周边商贸、餐饮行业的繁荣,小刘庄和大直沽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大批周边农民脱离农业,走进工厂,转变为工厂工人,同时也吸引了大量人员来此就业谋生,刘庄渡口成为当时非常繁忙的渡口。据《庸报》描述,"(刘庄)渡口上的人,总是那么的多,尤其是在早上和晚上的一刹那,一拨人刚过去,立刻又续上一拨。无论是有身份的官员,出身寒苦的劳工,都杂在一起,等待着船只的到来"。

另外,刘庄渡口的渡船还见证了天津工人运动史上可歌可泣的一幕。1925年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小刘庄裕元纱厂工人与社会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和游行,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8月9日,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以宝成纱厂为中心,联合裕元、北洋、裕大等纱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8月11日,河东裕大纱厂日本资本家勾结军警镇压工人,引发工人大罢工,河西裕元等纱厂工人纷纷乘船渡过海河,奔赴河东支援,砸毁了裕大纱厂的公事房和部分机器设备。这就是闻名全国,载入中国工人运动史册的"砸裕大"事件。

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海河沿岸的诸多渡口先后被浮桥、新式桥梁所取代。天津因"天子渡口"而得名、因漕运而兴盛,六百余载的城市变迁,始终与河海水运深度相融。在桥梁普及之前,渡船是海河两岸人员、物资流通的重要工具;遍布河道的渡口不仅是水陆通行节点,更是镌刻天津漕运脉络,留存天津市井烟火气息的珍贵文化遗产,构筑了天津特有的河海文化底色。 题图:大梁子渡口今貌

沽上丛话

满庭芳 第五四八三期

戒备心理

武宝生

早两年,有一次,我骑自行车路过六里台,见一位女士因为没有把上衣拉链拉严,引来一些路人窥探的目光。我本来出于好意,提醒她快点拉好拉链,她竟当众骂我"老流氓",引起路人一片哄笑。

打那以后,我便对陌生人多了一份戒备心理:路遇陌生人,早早躲开,各行其道,避免交流。

前阵子有一天早上,我独自出门散步。

"你好!"突然,迎面走来一个陌生人,他主动与我打招呼。我扫了对方一眼,没有应声。不料,他停下脚步,微笑着对我说:"对不起,打扰你了!你的上衣挺合身的,如果你能把扣子扣好的话,那就更好了!"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低头看了看上衣,突然发现自己把衣扣扣错了,衣襟扭曲得很难看。我这样已经走了大半天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醒我呢?我一边扣好衣扣,一边连连向对方道谢,又问:"您也散步吗?""对。""可以一起走走吗?""好啊!边走边聊,不累!"

边走边聊,不但不累,还有不少收获。他说自己有一个出门前照镜子的习惯,这样就会及时修正容貌不洁、衣帽不整的问题。我很感谢对方的善意提示,同时也向对方介绍了一些自我健身养生的小体会。我们聊得很投机,取长补短,各有收获。

我们并肩而行。我突然觉得,与这个原本陌生的人彼此变得很贴心、很亲近。看来,人与人之间,还是多一些交流为好。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不仅可以构建和谐的人际环境,还能增强互勉共进的力量;提防和戒备,无疑是在人与人之间筑墙。当然,相处之前,人与人之间总会存有几分陌生感;但是,对陌生人不一定都去戒备和提防——因为,不是陌生了才戒备,而是戒备了才陌生!

结实(中国画) 薛原